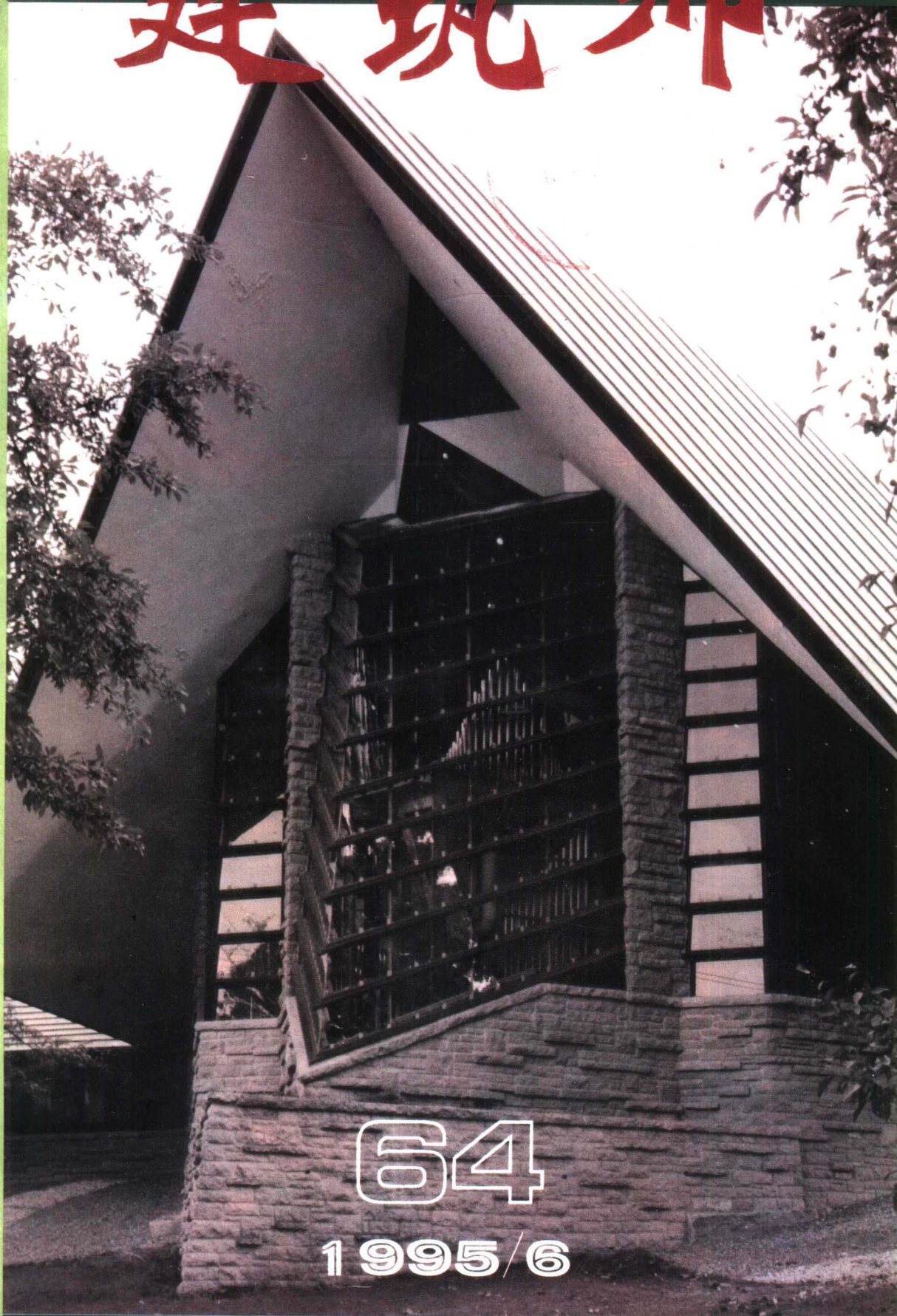


建筑师



64

1995/6

ARCHITECT

西藏宗教建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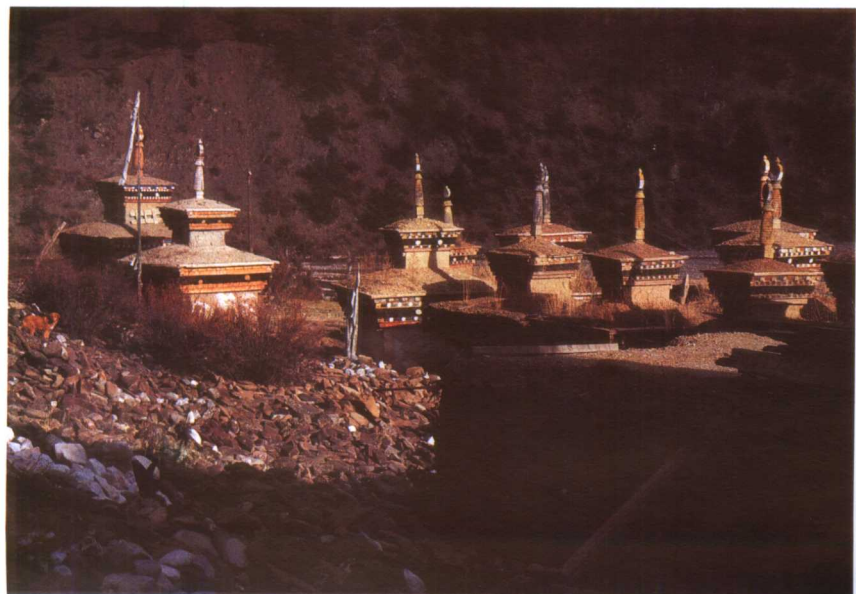
陈履生 摄影



昌都寺大殿屋顶



大昭寺正门



类乌齐佛塔



江孜白居塔



大昭寺屋檐装饰

清华大学 建筑馆

设计总负责人：胡绍学

摄影：陈浩凯 冯金良



清华大学建筑馆



中央大厅一角

清华大学建筑馆——“梁铨琚楼”
由香港知名人士梁铨琚博士捐资一千万港币给清华大学帮助建成该馆。国际学术报告厅、会议室、贵宾接待室、办公室等由王梁洁华女士捐资装修。为纪念王梁洁华女士的先生王泽生建筑师，国际学术报告厅命名为“王泽生报告厅”。



南立面



中央大厅一角



贵宾接待室



国际学术报告厅



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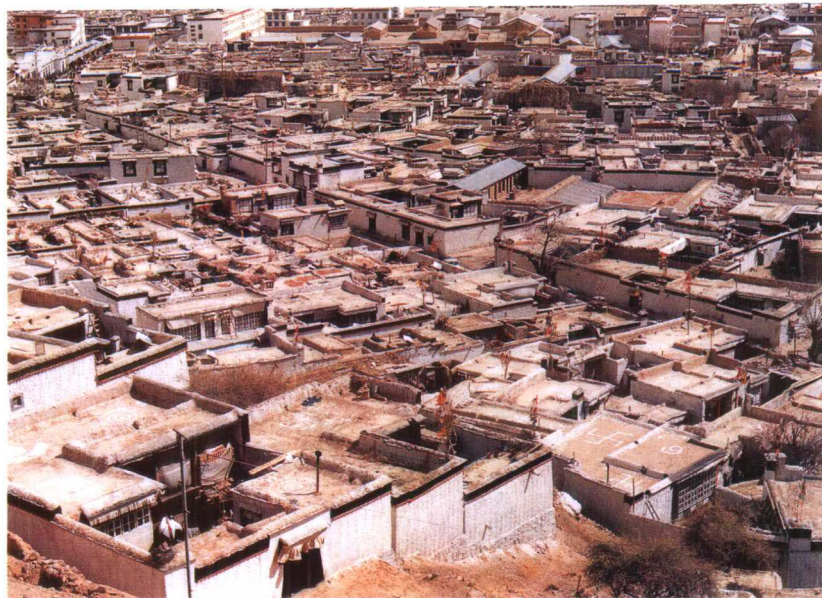
院长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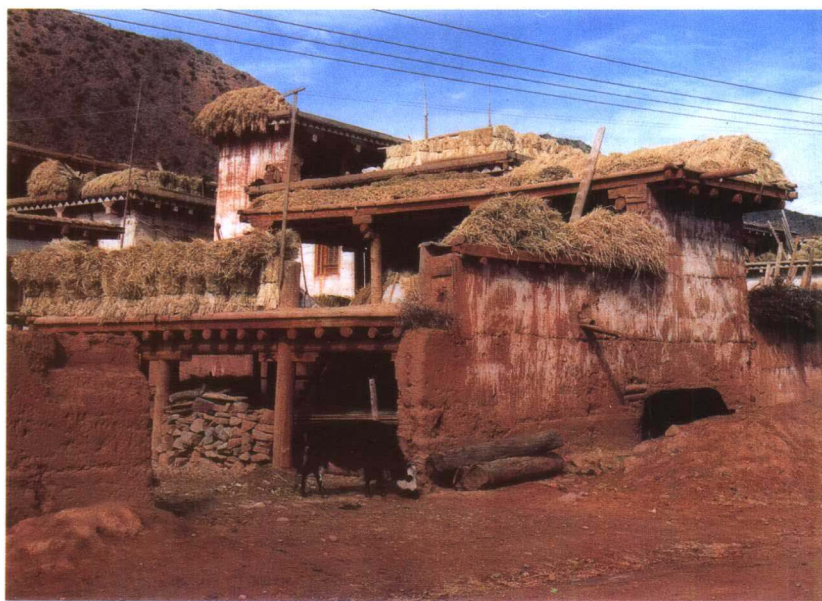
小会议室

西藏民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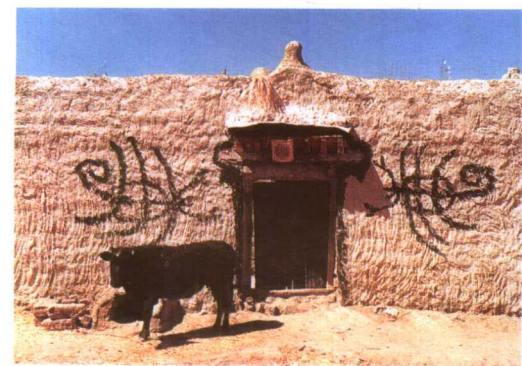
陈履生 摄影



日喀则民居



昌都察雅县民居



日喀则民居大门



定日民居大门



日土宗民居

建筑师

64

ARCHITECT

目录

建筑师

[建筑学术双月刊]

主 编:王伯扬
副 主 编:于志公
责任编辑:王明贤
装帧设计:庄雪敏

编委会

主 任:杨永生
委 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吴竹涟
沈福煦 孟建民
洪铁城 栗德祥
黄汉民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建筑评论

- 4 回归城市的建筑 梁 伟
10 幻想与现实的对话 魏蒿川
——访问北京两座商业中心的几点感受 唐晓涛
13 北京建筑散议
15 “纯净”的建筑 姚红梅
——有感于贝聿铭及其香山饭店 刘 方
18 弗兰克·盖里
23 墙 董豫麟
——评安藤忠雄的“小筱邸”

建筑历史研究

- 28 近百年意大利历史建筑保护的理论与流派 刘临安
35 日本之建筑史研究概观 张十庆
47 清代皇家园林研究的若干问题 王其亨 杨昌鸣 覃 力

传统建筑研究

- 51 浙江新叶村乡土建筑研究 李秋香

中国 建 筑 工 业 出 版 社
(建 筑 师) 编 辑 部 编 辑

(京)新登字035号
第64期 1995年6月
(逢双月末出版)

封面 赖特设计的美国麦迪逊尤尼太里教堂

沈克宁 摄

建筑师札记

71 北窗杂记(三十七、三十八)

冀 武

76 莫斯科城市建筑艺术

——访俄札记

朱德本

国外建筑思潮

84 域外建筑杂谈

沈克宁

90 拟态建筑及其启示

——日本象设计集团设计思想及作品评析

梁 雪 李秋实

书丛纵横

98 一本难得的好书

——评《苏俄前卫建筑》

刘鸿滨

99 历史的回响

——《苏俄前卫建筑》前言

吕富珣

102 中国近代建筑史研究与国际交流

——写于《德国建筑艺术在中国》一书在华发行之际

张复合

民居研究

105 客家民系与客家聚居建筑(四)

潘 安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制版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16

印张: 7 彩插: 2 字数: 320 千字

1995年6月第一版

199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8200册 定价: 12.00元

ISBN7-112-02500-1

TU·1924(7581)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ARCHITECT

编者按：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关肇邨教授为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建筑评论”课程，青年学子思想活跃，大胆讨论了国内外建筑发展的有关问题，并对具体建筑作品作了评析。他们写的评论文章虽然还不够成熟，但却给人以新鲜的感觉。本刊特选登其中6篇文章，以飨读者。

建筑评论是推动建筑创作发展的有力武器，也是公众参与设计的一种体现。在国外，建筑评论是相当活跃的。然而在我国建筑界，尖锐而善意、坦率而诚恳的评论文章，却如凤毛麟角。其原因固然不少，但怕开罪于人恐是主要原因。意见不是没有，只是不说而已。这种很不健康的风气自然无助于建筑创作的发展，诚宜改而革之。面对青年学子颇有生气的评论文章，我们上了一点年纪的建筑师们是否应该有一点感动呢？

回归城市的建筑

梁 伟

学习建筑设计的人，都十分重视建筑本身的形象、空间、风格，关心人们是否喜爱自己设计的房子，使用者是否感到舒适、方便等。建筑师们将自己不羁的想象力，扎实的设计功底，以及对建筑艺术的执着追求全力地融贯到建筑设计中去，将我们的生活装点起来。又有许多建筑评论家们，以他们对建筑的独特的眼光和对建筑史的详细了解，将建筑与建筑师分门别类进行研究，于是就有了众多的流派、众多的阶段划分、众多的思想体系。但是不少好的建筑师往往不是自诩为某一派的信徒，而是用自己的建筑思维方式去认真研究每一个项目，力求出新，力求有所突破，不愿意默守成规。

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但为建筑创作提供了知识、技术和材料，也提出大量的、多样的需求，为建筑师的实践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建筑的类别空前扩大，形象更是千姿百态，不拘一格，呈现出“百花争艳”的局面。建筑师的创作与古代几千年的建筑创作史相比，可以用“随心所欲”

来形容。的确，现代的建筑思想是以“形式服从功能”为基本出发点，既然建筑的功能是不同的，那么每一幢建筑的样式与风格就都可以是不同的。建筑师在近三百年中所创造的建筑形象与形式是空前的。

建筑聚集于城市。城市，从形象上说，就是一片集中的建筑群（姑且不去考虑它内在的种种复杂关系）。建筑创作的堆积物，是否具有美感，是建筑师和城市设计师所共同关心的问题。一个美丽的城市固然要有高水平的建筑，但又绝不仅是高水平的建筑的堆砌。城市美需要组织，这就是城市设计。

我认为一个好的建筑必须融于城市，建筑设计必须回归到城市设计的水平才有可能得到高水平的建筑和美丽的城市。

这种“回归”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

一、建筑风格与城市（环境）风格相协调。

二、建筑外部空间与城市（环境）空间的统一。

三、协调好建筑自身的轮廓线与城市轮廓线之间的关系。

这三个标准是从城市的角度来判别建筑的几个基本方面，除此之外，一个好的建筑自身还要有动人的造型，完善的功能，精致的施工等基本因素，这些可以认为是建筑自身的、内在的素质，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以下分三个部分论述建筑回归城市的三个方面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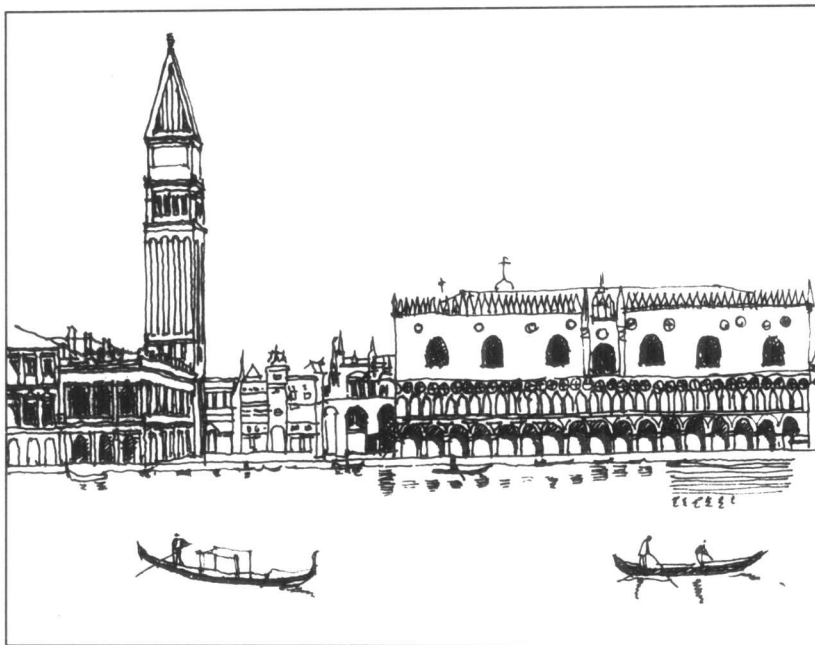
一、建筑风格与城市（环境）风格相协调

我认为城市的风格是一种比较具体的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却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历史上众多的城市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的保留至今，成为人类的财富；有的已被破坏，被“国际版”的城市建设所吞没，变得毫无光彩。

城市的风格往往形成于一定的年代，如罗马的建筑，从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4世纪，就基本确定了城市的基本格调，以后各个时期的建筑师经过十几个世纪的不断建设，继承和发扬这种形式和风格，使我们今天看到的罗马城仍然是非常和谐、统一。这种继承包括了材料、色彩、装饰等多方面的继承。建筑的形式从古罗马，到中世纪，再到文艺复兴、巴洛克甚至到现代建筑，有很大变化，但其中的“精神”是连续的，不变的，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场所精神”，它所给人的心理暗示是单纯的、明确的，因而让人感到轻松、愉快。到过罗马的人讲起罗马，无一不赞叹那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城市美是建筑师的终极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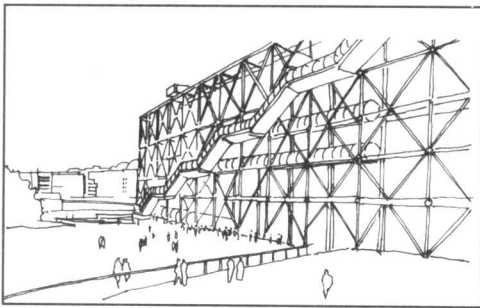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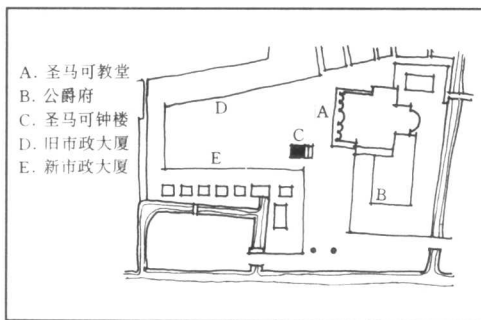
我并不认为各种建筑流派之间是不可融合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贝聿铭先生设计的卢浮宫扩建工程。这个工程可以说是现代建筑与古典建筑的直接撞击，但只要处理好主从关系，是完全有可能维持原有的“氛围”，不发生变化。建好的“金字塔”最多充当了卢浮宫前的喷水池一样的角色，根本不会影响整个建筑群的风格与景观。可见，现代建筑也是尊重历史、尊重环境的。

后现代建筑的倡导者们对历史的崇拜就更为明显，他们将古典建筑中的装饰、



圣马可广场

广场周围的建筑均建于不同时期，看它们是多么协调！它们并不因自己而美丽，而它们共同形成的广场空间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上、左图）



蓬皮杜中心

这是一个有争议的建筑。

我认为它是一个不太合适的建筑，是一个玩笑。如果再有几个建筑师在巴黎这般异想天开，巴黎将不再美丽

符号加以抽象、简化，作为建筑形象的“旗帜”，插在自己的建筑上，一方面标明自己的追求，一方面也表达自己对历史的尊重。

我想，在谈论建筑与城市环境的风格相协调这个主题时，没有太多的人会表示不同观点，但在如何理解“协调”二字上，的确会有不少的异议。任何流派的建筑师都有十分优秀的作品，也都有失败的作品。谈论这个问题，只谈建筑不谈流派，可能会为更多的人所接受。

我不认为蓬皮杜中心是个好的建筑。按照巴黎的规划，新城与旧城是比较明确地分开的。对于老城的保护与更新是十分

必要的。蓬皮杜中心的选址，建筑设计本身也许是无可挑剔的，但是它的古怪的样子确实与环境格格不入，大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如果有人仍然坚持这种“对立的协调”，我不禁要问，如果有10个20个建筑师在巴黎老城中再跟历史开这样的玩笑的话，巴黎将成了什么样子？当然，不会有人允许这样做的。蓬皮杜中心不过是一个玩笑而已，它的存在是由于它的渺小，就如一个严肃的人偶尔开个玩笑时给别人的感觉一样，如果他经常开玩笑，他也就变成另一种人了。这是一个“擦边球”，如果它建得更高些，就一定会有人要拆掉它。建筑师皮亚诺和罗杰斯的确是令人钦佩，他们能准确地打出擦边球而控制它不出界。当然，这是很悬的，仅仅是个玩笑而已。爱听笑话的人很多，自然去参观它的人也就多起来了。

北京也是一座历史名城。从空中看北京城，故宫及其周围地区是经过严格保护而保存下来的。在北京旧城改造工作中，明确提出了“保护城市的‘肌理’”。北京旧城有着严整的格局，旧城中的胡同与四合院是老北京的突出特色，也就形成了老

北京城的独特的城市“肌理”。在这样的环境中做设计，应当尊重而不是打破这种肌理。北京菊儿胡同新四合院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一方面满足了现代化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又保持了院落式的、胡同式的基本格局，在色彩上、尺度上与老北京城取得了协调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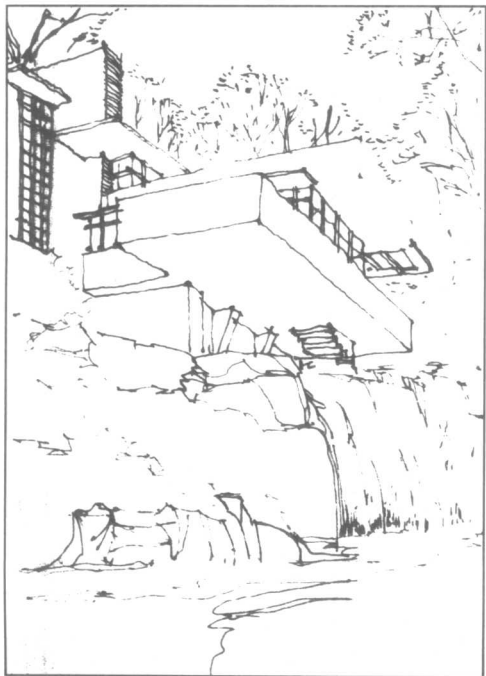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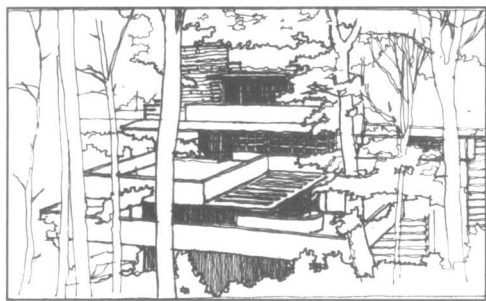
人们提到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就立即想到那一片片绿荫中红瓦屋顶；提起江南水乡，马上浮现出灰瓦白墙，小桥流水；提起罗马，便想到雄伟的教堂，华丽的装饰……这些都是成功的城市设计的典范。我认为建筑师应当自觉地研究城市，研究场所的精神与意义，从而使建筑融于环境而非自我表现。城市气氛的创造不是一两个建筑师可以做到的，它需要精心的策划，需要成千上万的建筑师，几代几十代的建筑师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全体市民的共同参与和认同，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使命，城市美的塑造是建筑师的最高理想。

如今，我们十分痛心地看着城市特色在逐渐失去，一大批“国际式”的城市蜂拥而至，让人感到混乱和迷茫。人们常抱怨拿出一张照片却怎么也想不起是哪座城市。无论城市中的建筑设计多么花哨，多么新奇，也无法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是建筑师的悲哀。我们过多地去追求新、奇，而很少重视继承和发展，很少研究历史与文脉。

我想，建筑师对基地的研究，首先应当考虑文脉，考虑建筑环境的风格与气氛，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建筑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这是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

二、建筑外部空间与城市空间的统一

接触建筑学的第一课，就熟悉了老子“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的教诲，知道建筑空间的重要性。而从城市的角度来看，每一幢建筑又只不过是房子中的家具而已，真正可用的空间在于建筑以外。人们认识一个城市，评价一座城市，绝对不可能是钻到城市的每一个建筑中去观赏，正如不能钻到衣橱或碗柜中去评论一座建筑一样。人们通过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在城市广场上停留，从各种角度来观赏一座城市，他们的活动是完全在



流水别墅

赖特的“有机建筑”是建筑融于自然环境的典范（右二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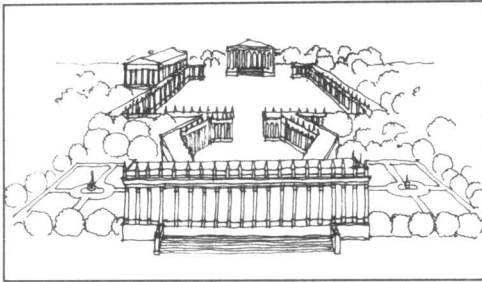
建筑的外部空间中的，即使是欣赏一座建筑，也有一半以上的内容是从它的外部得到的。这就要求建筑师对建筑的外部空间要加以研究。

有一张罗马的图很能说明问题，当把图中的建筑涂黑时，我们看到一张比较散乱的、没有规律的图纸，而当我们把建筑留白，将道路广场涂黑时，得到一张井然有序、十分考究的图。罗马的道路、广场的布置是十分规整，十分考究的，它的建筑设计往往更重视照顾街道与广场的景观的完整性，建筑本身歪一点、缺一点的情况很多。这样做的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它因此而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同时，这样做丝毫无损于它在建筑设计和建造方面的辉煌成就。

中国古代的建筑也十分重视外部空间，如故宫就是个典范。我们一方面看到严整的宫殿建筑，同时也看到十分方正、工整的院落系统，这些院落的存在衬托着宫殿的华丽与庄严。这种例子还有很多，中国的寺庙、园林、陵墓以及民居中，都十分注意建筑外部空间的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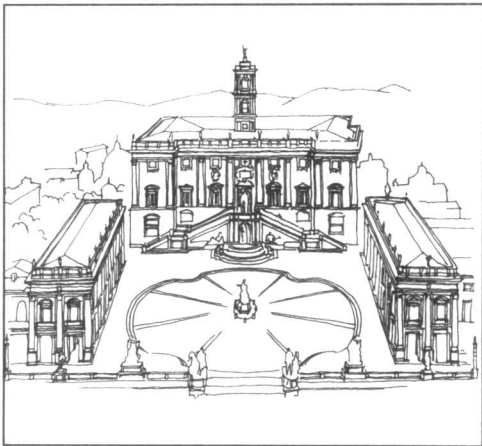
现在的建筑设计，由于具体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可能象过去一样，把外部空间都组织得特别规整。而且建筑外部空间的含义十分广泛，不一定是院落的、规整的，也完全有可能是沿街的、不规则的、随意的。有些空间甚至是交叉的，如我们今天正在兴起的“主体城市”，交通系统从城市地下通过城市中心，由此产生的空间究竟属于哪类，我不敢妄下定论。有许多商业建筑，沿街布局，其外部空间有先天的局限性，就是川流不息的街道。有的业主狠心将建筑后退以空出广场为行人停留，或许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种做法必须建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一个建筑的外部空间的组织，关键在于得体、合理，并非越大越好。举例来说，天安门广场作为首都的广场，具有纪念性和实用性，其尺度十分巨大，但是合情合理。而我最近见到一些小县城的政府机构，其派头也不亚于此，政府大楼端座中央，两侧人大、政协、党委、司法顺序排开，中间空出四五百 m 长、二三百 m 宽的大路和草坪，其气派固然可以，但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装模作样。”

北京的长安街两侧的建筑，我认为做得不能算太好。主要是对称的建筑太多，十里长街上，从广播电影电视部到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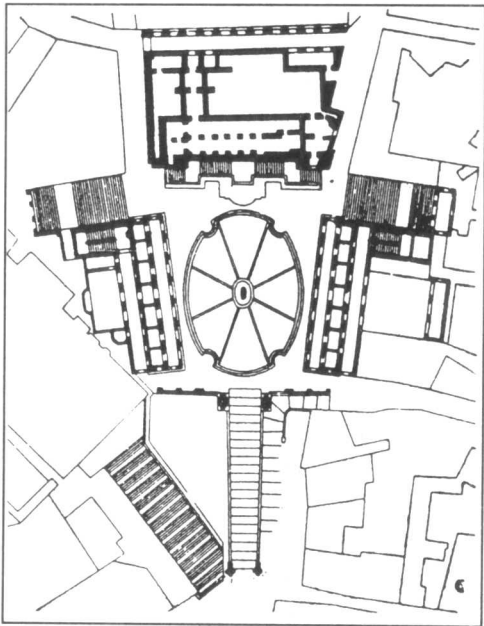
巴勒贝克大神庙

规整的建筑内部空间和同样规整的建筑外部空间。我们不可说它们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它们是互相依赖的



罗马卡比多广场

建筑的摆放是为了其外部空间的效果（左二图）



报大楼、长途电话局、中国人民银行，民航大楼、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等，全都是对称的，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缺乏呼应。这其中有不少优秀的建筑单体设计，但是总的看来，仍让人有些失望。从行人的角度来说，沿街走来，没有一处可供人停留、玩耍、休息，就连公共汽车站上的候车人也尴尬地坐在路边花池的栏杆上，不能不说是一种“奇怪的现象”。

从某种意义上说，建筑的外部空间往往比其内部空间更能打动人。就如人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感受往往比在人民大会堂

或历史博物馆中更强烈。设计好建筑的外部空间，是城市设计的基本要求，是城市美的前提和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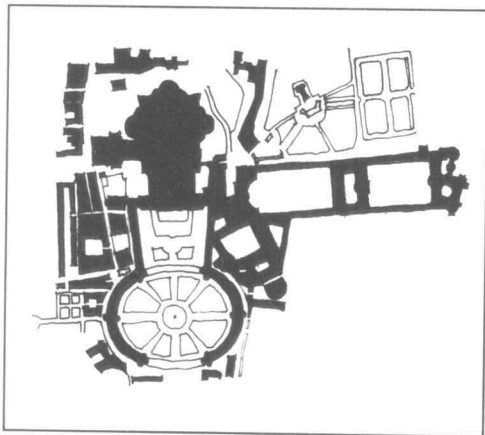
三、协调好建筑轮廓线与城市轮廓线的关系

一个城市的美丽，是由每座建筑组成的，但绝不是随意地组成的，而是应当通过组织而形成的。

罗马圣彼得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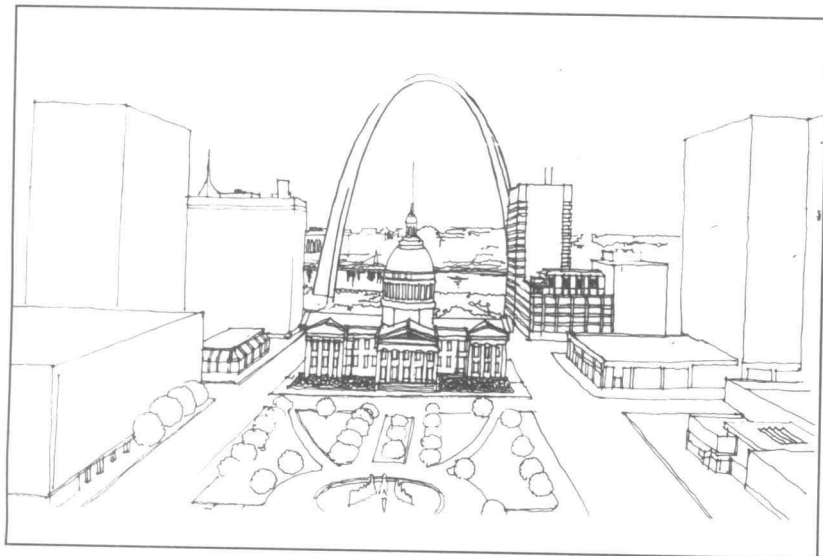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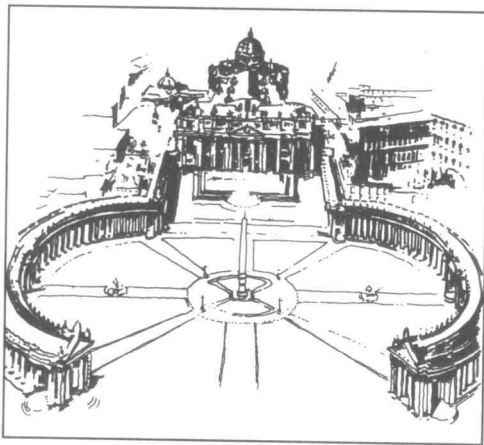
外部空间的设计可以对建筑形象的展示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可以看到，外部空间比建筑物更加受到重视，更加完整，这是罗马的基本特色（右二图）



圣路易士凯旋门

它的美丽和雄伟就在于对城市轮廓线的贡献。这是通过统一的城市设计得到的，如果它的前后没有开敞、低平的空间，它也将黯然失色



站在清华主楼上往南看北京市，有一种感觉，就是高楼林立，确实不少，但十分散乱，没有大的起伏，仅中心城部分由于控制高度而比较低平、规整，其他的区域则是参差不齐，缺乏统一，整个城市的轮廓缺乏统一的控制。相比之下，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在轮廓线上就更有特色。

北京市的建设往往很重视建筑的轮廓线，很强调屋顶的形式，希望少些平屋顶，多点民族形式。结果是加了许多许多的顶子，各式各样的帽子，不能说没有效果，但是对于城市的总体轮廓的把握还是很欠缺。

建筑自身的轮廓线是十分重要的，是建筑的基本要素。如果是落日余晖中的教堂的塔尖，会给诗人更多的灵感，而平顶的房子就逊色许多。这并非说平顶房子是平庸之源，其实，平顶本身就是建筑技术进步的体现，也是现代建筑的成就之一。然而如何处理采用新技术与创造新形式的关系，是摆在建筑师面前的重要课题。

平屋顶也可以通过组合产生变化多端的形式；新技术也可以创造出比平屋顶更活泼多变的屋顶形式，关键是建筑师要发挥想象力。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要做起来必须要付出很大的精力去构思、推敲。哥特式的尖塔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古代的建筑师们创造了十分丰富的屋顶造型，现代的建筑师同样应该做到。

由此上升一个层次，一个建筑的体型、高度，不应当由人随便确定，而是应当服从城市整体美的需要，该高则高，该平就平。高层建筑应当多高合适，屋顶采用何种形式，布置在什么位置，都需要统筹。有许多的国际性现代化城市是以其高楼作为城市的景观标志物的。当人们看到世界贸易中心的两座平顶大厦和帝国大厦的尖顶时，便知道已到了纽约，而芝加哥的西尔斯大厦的两支“尖角”和汉考克大厦的十字形风撑更使人对这个城市留下很深的印象；从金门桥望对岸，高楼丛中一座锥形的高层提示你已到了旧金山……当然，还不只是这些。一个城市的高层建筑的确意义非凡，它们的设计不能仅考虑建筑自身的完美，更需照顾到城市的整体形象，照顾到城市轮廓的需要。

有的建筑即使不是高层，由于它所处的位置十分关键，其造型设计也十分重要，不可随意。有的建筑处于街道的转角处，构成街道的对景，这样的建筑，必须

从外部设计着手。

现代建筑的基本原则就是“形式服从功能”，我想这是一个十分伟大的进步。但是，我认为从城市美的角度出发，建筑的外表美、建筑与城市的协调也是建筑的基本功能之一。单纯强调从内部功能着手解决建筑设计的问题在很多情况下是不可取的。应当重视建筑的存在对于城市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评论一个建筑的好坏，应当首先从它对于城市、对于环境的意义开始，而并非首先着眼于其内部的功能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好的建筑首先是一个尊重环境的建筑；一个好的建筑师，首先是一个谦虚的、不哗众取宠的建筑师。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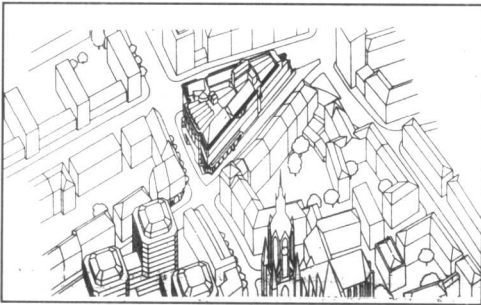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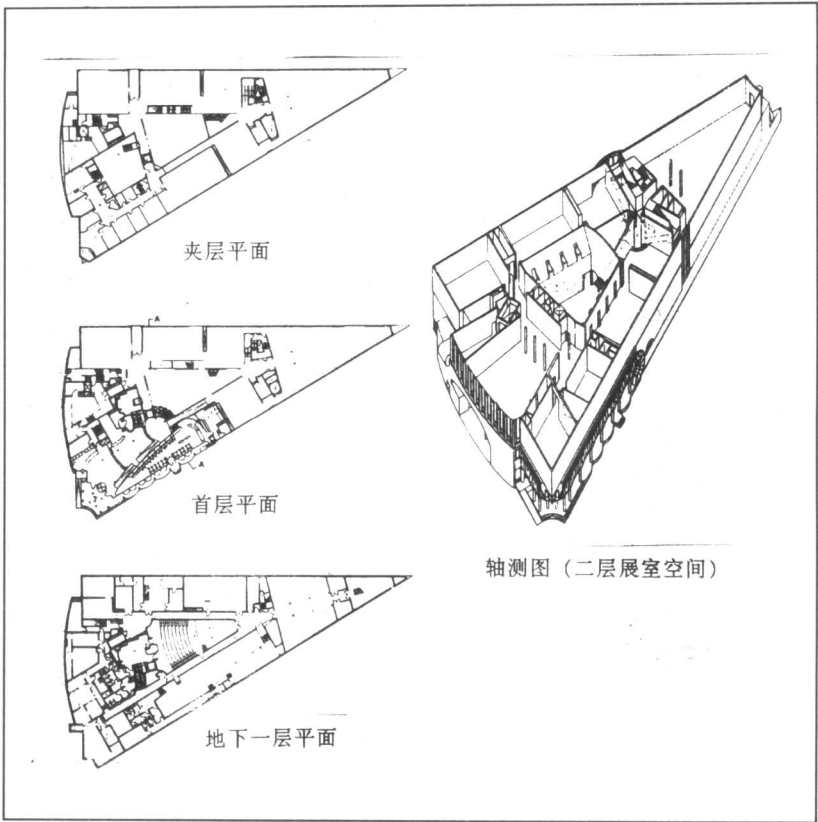
从这个观点出发，我对于参观过的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进行一个简单的评论：

这个建筑建成于1991年6月，设计者是奥地利著名建筑师汉斯·霍莱因（Hans Hollein）。

它位于法兰克福的旧城之内，靠近著名的市政广场，边上可以看到法兰克福大教堂，其周围的建筑物都是历史比较悠久的。作者十分尊重这一特定的环境，建筑的设计在体型、体量、色彩，风格上都作了很好的呼应，同时又不乏创新的设计，去掉了古典建筑中繁琐的装饰，代之以符号化的语言，使这个完全现代的建筑很好地融合于环境之中，丝毫不招人眼目，却又通过许多精致的设计使建筑耐人寻味。建筑师对于环境把握之准确令人赞叹，而他对于环境的尊重以及不拘于环境限制的创新精神又十分令人钦佩。建筑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化技术，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与旧城环境的协调。

这座建筑的外部空间处理也十分简洁，设计者将建筑轻松地放在三角地中央，三面沿街，丝毫不突出自己。入口的选择位于通往大教堂和通向市中心的交叉路的转角处，与其他两个转角处的商店入口相呼应，略微向后退出一个圆弧形的小的入口缓冲空间，十分得体，绝不比别的建筑更招摇。

建筑自身并不突出自己的轮廓线。其高度与周围建筑大体取平，绝不高出一点，而其屋顶设计也不过是平屋顶。但是，这个平屋顶上根据各种需要做了大量的变化，形式活泼，使建筑具有十分生动



梅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现代美术馆
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成功的设计（上、左二图）

的轮廓线。

从外部看，它的确处理好了如前所述的三点。其内部的功能解决同样十分巧妙，在这个狭长的三角形地段上，作者精心设计出了各种丰富多采的内部空间，同时又保证了房间的合理使用，是十分难得的佳作。这里对其内部空间不作详细的介绍，但它的确也是十分成功的。

我想，判断一座建筑的好坏，应当从内、外两个方面去判别，这是一种基本的方法。在评论建筑时，一方面对建筑的功能、空间、形象与施工技术要进行评价，更重要的是评价建筑本身对于环境的贡献。

我们需要好的建筑，更需要好的城市。建筑师的理想不是仅盖房子，更高的追求在于建设城市，建设人们聚居的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讲，建筑必须回归城市，建筑设计必须回归城市的设计。

幻想与现实的对话

——访问北京两座商业中心的几点感受

魏 篙 川

为了准备“建筑评论”这门课的课堂讨论，我分别对北京的两个建筑进行了访问。它们都是包含商业、办公、酒店等多种内容的综合性建筑组合群体，也各自具有不同的代表性：从地理位置讲，一个在城东外事外贸集中区，一个在城西国内办公商务活动区；一个是以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等外企为主要服务对象，一个是以中国农业银行等国内办公机构为主要服务对象；一个是由德国建筑师设计（施工图阶段与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综合设计所合作），一个是由国内建筑师设计（中京建筑设计事务所）。前者是北京燕莎中心（以下简称“燕莎”），后者是北京城乡贸易中心（以下简称“城乡”）。之所以选择这样的对象，是因为近年来，国内类似的中心、商城正在由房地产开发商带动而方兴未艾，也由于这样的综合体功能复杂、矛盾丛生，给我们的建筑设计工作提出不少新的问题。

尽管时间和精力上都有着较大的限制，准备工作亦不很充分，但我还是有意地选择了经理、服务员、各地顾客、年长和年幼的消费者为不同对象，采用与使用者对谈的方式做为这项工作的开始。我开列的具有启发性和目的性的问题大致有这样几项：一、近年北京有不少商业城相继开业，且各具特色，我们仅从“城乡”和“燕莎”作为比较，您大致有哪些看法；二、北京作为有着几千年历史的古老城市，遗留下不少文化遗迹，尤其是明清北京城形成了其独特的古都风貌，我们的建筑设计该怎样保持发展这种特色抑或完全可以忽视它的存在；三、更进一步，从一些设计手法来讲，“城乡”采用了绿色琉璃檐口、商场中为创造商业气氛设置了一个四层高的共享空间，而“燕莎”外形离

开我们的文化背景较远，象一个庞大的天外来客，又像一座神秘的欧洲古堡，在商场的内部空间中也没有从建筑角度做更多的追求。那么哪一种更符合实际，更适合现代人的需求呢？出于偶然，被提问者都不是从事建筑行业的，所以他们的答案都是比较感性、非理论化的，但同时又是认真的、坦诚的。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比较零散而不易于归纳的，每个人的看法感受不尽相同，但多数人还是以为这样的综合体建筑形式是需要的，给大家带来了许多方便。同时，工作人员以能在这类中心中上班而深感自豪。相反，一些老百姓为其巨大的体量、豪华的装修而觉得远离自己的生活现实以致产生一种难以接受的心情。

关于民族风格、古都风貌的看法，被访者与建筑师的观念有着较大的差别。许多人从心理上不仅接受了“燕莎”而且还以为这样的设计使北京人感到耳目一新，潜在地嗅到了城市国际化的气息，它令大家兴奋。相反，大多数人不喜欢城乡贸易中心这样的设计，他们认为无论从形体到手法都不够成熟，所谓的民族形式在外型上的反映是比较浅层次的，况且这样的建筑处理手法在全国随处可见，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千篇一律”。特别引起我兴趣的答案来自一个小姑娘，她诚恳地建议我在以后设计楼房时，一层做成北京四合院，二层做成现代化的，三层做成法国式的……这样的设想在建筑师看来是那么天真以至很容易遭到耻笑。但我却强烈地感受到人们对于多元化的渴望是“古都风貌、时代精神”的规定所远远不能涵盖和满足的。

至于具体的手法，被访者的评价也是态度鲜明的。外部空间及形态的不同处理

在两个中心间造成的对比是十分突出的。相比较而言，多数人认为“城乡”的概念化的造型语汇及细部手法不同于“燕莎”那种细致入微的设计。后者采用的虽是普通的材料（外墙为水磨石板干挂而非石材）却达到了整体的把握及细部的感染力，这显然比大面积的面砖或玻璃幕墙要负责任得多。近人尺度上的那些小装饰、环境的错落有致都令人折服，与这些相一致的是，内部空间也明显地带有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建筑师的思维烙印。许多人觉得“城乡”的购物环境比较嘈杂、混乱，而“燕莎”却比较舒适。当然，这与经营者及主要服务对象有很大的关系，但仅从建筑设计角度来看，“城乡”中“共享空间”的设立，因破坏了购物的秩序而遭到了多数使用者的非议，也许其构思来源于对商业活动那种熙熙攘攘的面貌的想象或对于其他地方类似手法的直接挪用来强调所谓的“商业气氛”。而结果恰恰适得其反，使用者一致欢迎那种悠然自得、条理明确的环境构成。毫无疑问，从设计的总体构思一直到细部处理都应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构思中不切实际的希望或浅层的概念化将导致整体把握流于一般，形成新的形式化并导致千篇一律，细部处理撇开美学普通法则而靠臆想甚或根

本就草率从事造成了设计作品的粗制滥造，失去应有的艺术感染力。

当然，这样的调查访问远远不够完善，其结果也不一定十分重要，但这至少说明了我们的许多从观念出发的想象与社会实际需要大相径庭。诚然，不能排除建筑师对社会生活的影响甚至引导作用，但我们是否更应着眼于客观现实而放弃那些虚妄的幻想。我们大概需要学习一种工作方法，那就是在创作中不断地检讨，查看自己的思路有否背离生活的实际。至于哪些观念应当保留吸收而哪些又该摒弃，则应视大量的实际调查的结果，准确把握好“度”并达成较为广泛的共识作为理性的评判标准。那些固执的主观想象或者行为上的哗众取宠都不如把握现实来得实在。路易斯·康曾这样说过：当我们要用砖建造时就去问砖，那么它要成为什么样子就成为什么样子吧！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这里并不是在探讨商业建筑的趋势，更不是评价北京古都风貌、文化传统的存留，只是在讨论一种设计上的观念。那就是任何矛盾的解决都应做到恰如其分，而绝对不是追赶一时的风潮或者盲目将自己囿于某种僵化的规定。



北京燕莎中心(左)与北京城乡贸易中心(右)



两座中心所处地理位置不同、环境设计也有很大差别



细部的处理可以看出建筑师的基本功



每一具体手法的运用都应视实际需要，“共享空间”也一样



“空间渗透”不一定适合每座建筑的每一处



商业气氛未必是喧闹繁华，也许宁静舒适更适宜一些